

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演变

李荣建

1958年5月13日的阿尔及尔事变,促成戴高乐复出。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立即着手处理导致第四共和国垮台的重大因素之一——由来已久的阿尔及利亚问题。

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最老、最大的殖民地,一直为法国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和能源。法国大资产阶级包括金融集团和石油工业集团为了维护其继续占有阿尔及利亚市场和从阿尔及利亚不断获得经济资源的长远利益,虽然从根本上反对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面前,不得不倾向于作些让步。而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庄园主殖民集团却竭力维持摇摇欲坠的殖民统治,以保全和发展其既得利益。至于在印度支那战争中败北“蒙羞”的法国殖民军队,则梦想打赢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恢复昔日的“荣耀”。所以,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已勾画出使法国成为一个遍及欧亚非三大洲的“法兰西联盟”蓝图的戴高乐,首先制定了旨在“把阿尔及利亚同法国拧在一起”的政策。为此,他在政治上培植近乎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力量”,在军事上鞭策装备精良的法国殖民军队“平定暴乱”,以便牢牢控制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在经济上援助阿尔及利亚,藉此笼络人心,“从经济上合并阿尔及利亚”^①。1958年6月7日,正在阿尔及利亚巡视的戴高乐总理面对穆斯塔加奈姆的居民振臂高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愿。同月13日,他在广播讲话中宣称必须“平定阿尔及利亚,使它在形体上、精神上永远和法国在一起……”^②。

然而,戴高乐的谋求继续控制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政策是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意愿相违背的。9月19日,以法尔哈特·阿巴斯为首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开罗成立,26日临时政府发表声明,指出其首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和军队走向解放,同时也希望和法国举行谈判,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硬要保留宗主国地位的戴高乐政府没有作出积极的有效的反应。

戴高乐为了使法国能够继续主宰阿尔及利亚的命运,他左右开弓,双管其下。他于10月3日在君士坦丁宣布了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许诺要加快发展阿尔及利亚经济,在五年内为100万阿尔及利亚人解决住房问题,将25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分配给贫困农民,为4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等等。这个“十分诱人”的新殖民主义计划理所当然地遭到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断然拒绝。10月23日,戴高乐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呼吁“勇敢者的和平”^③,要求民族解放阵线先停火,然后进行谈判。但是,为自由而战的阿尔及利亚勇士在国家获得独立之前是不会随便放下武器的,拒绝接受戴高乐的这个建议。

与此同时,戴高乐暗中加快了军事解决的步伐。他在巴黎参加研究并且批准了新任北非法军总司令夏尔将军制定的分区围歼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作战计划,并且多次亲临阿尔

及利亚，为殖民军队鼓劲打气。

但是，法国殖民者用武力消灭不了久经战火考验的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军，更征服不了英勇不屈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心。1959年1月，越战越强的民族解放军在战略上由防御转为进攻，并且屡次突破法军封锁线。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总统于3月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愿同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关于停火的直接谈判。5月1日，阿巴斯总理在贝鲁特提出：“我们准备在中立国境内与戴高乐将军会谈，不提任何先决条件”^④，再次表达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愿意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诚意。8月末，戴高乐通过与两位阿尔及利亚人的交谈，进一步意识到“民族独立”是阿尔及利亚的人心所向。9月间，民族解放军粉碎了夏尔组织的10万法军大围剿，从基本上扭转了战争的态势。

戴高乐“平定暴乱”的政策在阿尔及利亚遭到了失败，从而使对戴高乐寄予厚望的法国民众感到失望；国内厌战情绪日趋强烈，反战力量不断增长；庞大的军费开支，也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朝野颇多微词。在国际上，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非殖民化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事与愿违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局面和国内外形势发展，迫使戴高乐作出比较明智的抉择。9月16日，他赶在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召开的联合国第十四届大会开幕前，发表重要电视广播讲话，提出在阿尔及利亚恢复和平后第四个年头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决，在下列三者之间选择：1. 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分离（即“独立”）；2. 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合并，完全法国化；3. 与法国保持紧密联系的阿尔及利亚实行内部自治。从试图通过“平定暴乱”强迫阿尔及利亚归并法国到被迫提出让阿尔及利亚人自决，是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重大转变。

当然，戴高乐十分清楚，此时压迫阿尔及利亚归并法国纯粹是“空想”，但若给阿尔及利亚以自由也“不妙”，因为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可能会把撒哈拉的油气资源收归国有。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权如果“苏维埃化”，便会成为西方国家的对头。所以，戴高乐有意敦促阿尔及利亚人选择第三种方案。同年11月10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关于赋予阿尔及利亚人自决权的建议，并提出确保愿到法国会谈的民族解放阵线代表的安全。民族解放阵线对此作出了反应，但由于法方不同意阿方提出的代表人选而未能举行会谈。在此前后，戴高乐悄悄委派前办公厅主任、时任罗特希尔德银行秘书长的乔治·蓬皮杜以及莫里诺律师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和旅阿法侨进行秘密接触和谈判，旨在协商组成法—阿临时政府，阿尔及利亚试行为期10年的内部自治^⑤。

尽管戴高乐提出的自决和自治是很有限的，然而，顽固坚持法属阿尔及利亚立场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对此却深为不满。1960年1月23日，皮埃尔·拉加亚尔德率领暴徒抢占阿尔及尔大学教学大楼，接着在大学门前筑起街垒，举行武装暴乱。第二天，约瑟夫·奥蒂斯组织的示威游行队伍在中央广场酿成流血事件。

极端殖民主义分子蓄意闹事，破坏了戴高乐的计划。他于1月25日发表广播讲话，愤怒痛斥暴乱“是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的罪恶行动”^⑥。1月29日20点整，身穿军装的戴高乐总统发表电视广播演说，再次严厉谴责叛乱，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叛乱分子“有使法国丢掉阿尔及利亚的危险……”^⑦。他命令军队采取各种手段击败武装暴乱，在阿尔及尔等地恢复秩序。2月1日，法国1200多万工人和公务员举行一小时的大罢工，声讨阿尔及尔殖民者的叛乱。当天，处境孤立的叛乱分子撤离据点，以失败而告终。

“街垒周”进一步巩固了戴高乐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都渴望早日结束肮脏的殖民战争。许多原来持法属阿尔及利亚观点的法国人由此改变了看法。善于

利用时机的戴高乐趁热打铁，要求国会授予政府特别权力，以应付重大事件。2月2日，国会通过特别权方法。2月5日，戴高乐改组内阁，将反对他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海外部长科尔尼·让蒂尔和国务部长苏斯戴尔摒于新内阁之外。他还采纳负责阿尔及利亚事务的技术顾问贝尔纳·特里科和总统府秘书长若弗鲁瓦·德库塞尔的建议，组织了阿尔及利亚事务委员会，以便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另外，他在阿尔及利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新组织警察，解散在街垒战中支持叛乱分子的地方自卫队，取消军队里已被极右派军人所把持的心理战机构。

3月3日至7日，戴高乐风尘仆仆视察了驻阿尔及利亚部队。他诱导军人淡化比较浓厚的殖民主义思想，不要死盯住“最耗费精力而得不到成果”的阿尔及利亚，而应该放眼未来。

为广泛探听国际舆论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意见，戴高乐频繁与外国首脑接触。3月23日至4月3日，他在巴黎接待了来访的赫鲁晓夫。此后不久，戴高乐相继访问了英国、加拿大和美国。通过国际交往与新闻媒介，他进一步意识到，举世瞩目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使法国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提高法国的威望，必须尽快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

为此，戴高乐于9月10日在爱丽舍宫秘密会晤两名民族解放军高级军官，试图寻求首先局部停火进而全面停火的解决办法，结果未能如愿。6月14日，十分重视舆论导向的戴高乐发表电视广播演说。他指出：“这个世纪的精神改变了我们的国家，也改变了我国在海外进行活动的条件。用不着列举那些导致我们结束殖民化工作的原因。……人们怀念帝国时代的东西，那是很自然的，就像人们可能怀念过去的油灯的柔和、帆船的优美、马车时代的优雅一样。但是，又怎样呢？脱离了现实，任何政策都会失去价值。”当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他说：“我从来不相信这个存在了130年的问题，在一天一夜之间就能够解决。但是，我相信，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加接近于真正的解决。阿尔及利亚人对他们的命运享有自决权，是这场复杂而痛苦的悲剧的唯一可能的出路。”他在讲话中还邀请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到法国会谈，并且第一次使用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提法^⑥。6月25日至29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两名代表在默伦与法国政府代表举行了预备性会谈。由于法方拒绝双方在平等基础上谈判，因此谈判没有取得成果。

在非洲，原来在法兰西共同体内享有内部自治权的乍得等12个国家和马尔加什（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戴高乐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用灵活的“合作”政策代替过时的老殖民主义政策，从而使法国在新独立国家得以继续保持传统的势力和利益。这些国家非殖民化的过程及其后果，对戴高乐处理悬而未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在法国本土，由萨特等121名知识分子签名的宣言书于9月6日公开发表，要求立即停止阿尔及利亚战争，集中地反映了法国民众激烈的反战情绪。主张“欧洲人的欧洲”的戴高乐为了积极推动“西欧共同市场”向前发展，为了加强法国在共同市场的竞争力和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实力，也迫切要求卸下沉重的殖民战争的包袱。

世界非殖民化的大趋势与法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促使戴高乐从根本上转变殖民主义立场，加快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步伐。他于11月4日在对全国的一次电视广播讲话中，拐弯抹角地使用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一词。他很有分寸地引导人们逐渐接受不可避免的既成事实——“一个将有它自己的政府、自己的体制和自己的法律的阿尔及利亚。”^⑦

从试图威胁利诱阿尔及利亚实行“自治”到被迫让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是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又一重大转变。

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转变，使阿尔及利亚走上独立道路，戴高乐于11月22日任命其心腹

路易·若克斯将军担任负责阿尔及利亚事务的国务部长，以免顽固坚持法属阿尔及利亚立场的米歇尔·德勃雷总理直接干预阿尔及利亚事务。12月9日至13日，戴高乐再次巡视了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祖国独立的强烈愿望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斗争，使他彻底打消了法阿联合的念头。他清醒地意识到为了保持法国政局稳定和经济繁荣，务必将法国从不偿失的殖民战争的泥潭中拖出来，以便轻装前进，跃入世界大国之林。

1961年1月6日，戴高乐发表电视广播演说，要求法国公民投票赞成关于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法律草案。他还明确指出，继续在阿尔及利亚实行殖民统治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给法国增加了压力，而且在当代“是荒谬和不合潮流的东西。”^⑩1月8日，法国举行全民投票，其中76%的投票者支持戴高乐推行的阿尔及利亚政策。

2月20日及3月5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两位代表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密使乔治·蓬皮杜及其助手布津诺·德勒斯在瑞士洛桑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谈。3月30日，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分别在巴黎和突尼斯同时宣布，双方将在埃维昂举行停战谈判。

具有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戴高乐顺应历史潮流的决策，引起了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的恐慌和反对。他们不甘心“街垒战”的失败，拼凑了“秘密军组织(OAS)”，四处进行恐怖活动，妄图阻止阿尔及利亚的独立。4月22日，在几个陆军上校的策划和煽动下，夏尔等四位法国将军在阿尔及利亚发动军事政变。他们逮捕了政府总特派员、北非总司令等要员，宣称军队已经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并在公告中扬言“军事法庭将逮捕和审判直接参与放弃阿尔及利亚和撒哈拉的行动的人。”^⑪

对于叛军一时得逞的政变，戴高乐泰然自若。他当即派遣路易·若克斯和国防部总参谋长奥利埃将军飞往阿尔及尔，以团结犹豫不决的官兵。在法国本土上，戴高乐对军中可疑分子进行了预防性的逮捕。处事果断的戴高乐还下令切断通往阿尔及利亚的海空交通，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第二天，他开始行使宪法第16条所授予总统的全权。4月23日晚8点整，他发表电视广播讲话，大声痛斥“狂热的军官”进行的“可恶的愚蠢的冒险”，使“国家遭到了嘲弄，民族遭到了挑战……”，并庄严宣布：“我以法兰西的名义，命令用所有的手段，我说的是所有的手段，切断他们的去路，直至他们投降。”^⑫戴高乐义正辞严的讲话，分化了叛军，有力地打击了叛乱者的气焰。戴高乐的讲话得到法国人民的拥护。24日，1000多万人举行全国大罢工，支持戴高乐的政策，法国本土的多数政党明确表态反对叛乱。

得不到人民和广大官兵支持的叛乱分子于25日放下了武器，如鸟兽散。妄图强行归并阿尔及利亚的兵变被粉碎后，戴高乐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既定方针。5月20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和法国政府代表团在埃维昂举行第一轮正式会谈。在谈判中，阿方提出对撒哈拉拥有主权的正当要求，遭到法方拒绝。6月13日，法方故意建议暂时中断谈判。7月12日，戴高乐发表电视广播演说，声称“法国毫无保留地同意阿尔及利亚居民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⑬7月20日，法阿双方在吕格兰堡再次举行会谈。但由于法方顽固坚持拥有撒哈拉的错误立场，使谈判难以进展。28日，阿方建议暂时中断谈判。9月5日，戴高乐举行记者招待会，承认撒哈拉属于阿尔及利亚，从而排除了谈判中的主要障碍。11月10日，戴高乐在马赛演说中指出：“阿尔及利亚问题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我们的前途本身都被它阻塞住了。”^⑭1962年2月10日至19日，法阿双方在莱鲁斯举行秘密会谈，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3月7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

(下转35页)

义认识论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认识论发展的总观点和基本评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科学认识论与哲学认识论的论争，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注释：

①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8页。

② [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44页。

③ [奥]弗兰克：《科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④ [德]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8页。

⑤⑥⑦⑧⑨ 《列宁选集》第2卷，第319、146、268、36、142页。

⑩⑪⑫ [奥]马赫：《感觉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V、III、13、V页。

(本文责任编辑 涂赞琥 何天齐)

(上接86页)

代表团和法国政府代表团在埃维昂举行第二轮正式会谈。经过11天的谈判，双方于3月18日达成协议，第二天中午在阿尔及利亚全境实现停火。

根据《埃维昂协议》，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享有完全的、充分的主权。阿法两国实行经济和文化合作，共同开采撒哈拉石油资源。

4月6日，戴高乐向全国发出呼吁，请求每一位公民投票赞成从根本上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埃维昂协议。4月8日，法国举行全民投票批准埃维昂协议，91%的投票人投了赞成票，从而结束了法国的殖民时代。

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全国公民自决投票，99.73%的投票人赞成独立。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赶走了法国殖民主义者，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作为宗主国领袖的戴高乐将军，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旧的殖民主义政策行不通的情况下，转而走上了非殖民化的新路，从全局的战略利益出发，审时度势，不断调整对阿尔及利亚政策，使之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把法国从殖民战争的泥潭中拖了出来，使阿尔及利亚获得了独立，从而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

在理智地熄灭殖民战争的火焰之后，他从法国的利益和前途出发，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是继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高举“自由法国”的旗帜，为民族独立而战的伟大功绩之后的又一壮丽的篇章。

注释：

① 亨利·克劳德：《戴高乐主义与大资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08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 《戴高乐言论集》(1958年5月—1964年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17、46、54、133、137、177—178、212、229、275、303页。

⑮ 布赖恩·克罗译：《戴高乐》，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603页。

⑯ 阿兰·德布瓦西厄：《跟随戴高乐将军》，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39页。

⑰⑱ 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438、439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